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躋春台 萬花村

從來冶容將淫誨，何必看戲觀燈。一朝露面禍纏身，失貞如不屈，憑空降救星。廣西潮州封可亭，父進士，歷平陽知府，正直有才，心慈好善，在任無冤獄，辭職好施濟，不惜銀錢。至可亭時，家已不豐，猶能體父志，樂善不倦。妻早亡，子名官兒，讀書最慧，十歲能文。媳林氏，乃狀元孫女，容貌嬌美，性情賢淑。可亭以妻死無人主饋，十六歲即將媳婦接了，這官兒夫婦事父極孝，一家雍睦不題。

且說封可亭之父葬於萬花村，每年三月，萬花村觀音寺興得有童子會，唱戲耍燈，士女混雜，極其鬧熱。潮州風俗興婦女上墳，林氏稟明父親，備辦祭儀，夫妻雙雙同去掃墓。已畢，即到寺中看戲。時鄉中有一單武，家極富豪，其父以軍功升授提督，現在任上。單武倚父之勢，在鄉欺良壓善，無惡不作。家中妻妾數人，尚無生育。此日亦在寺中看戲，忽見林氏目若秋水，面似芙蓉，不覺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命家奴去問誰家婦女。有認得的，說是封官兒之妻，娘家姓林。單武曰：「他肯嫁人麼？」其人曰：「他祖父曾做平陽知府，乃仕宦之家，就是貧窮，也不肯嫁人。」單武曰：「可能嫖麼？」其人曰：「他娘家亦是仕宦之裔，祖父狀元，他為人賢淑盡孝，夫妻和好，焉肯喪節？」

單武一聽此言，如水潑面，好莫趣味。望見林氏目不轉睛，至午後，林氏去了，心中愁悶而歸。妻妾上前接著，單武一看，這才奇怪，先前未看林氏，個個美若仙姬；今見林氏，人人醜如鬼魅，十分不樂。其妻問曰：「夫君今日為何事面帶憂容？」單武罵道：「你們這些丑鬼，跟我站遠些，莫惹得老子憂氣！」從此睡在床上，自言自語，一時想起林氏如何相貌，如何身體，如何舉動，即大笑起來；可一想到是別人妻子，不得到手，又歎氣連天，因此朝思暮想，竟至臥床不起。想道：「我偌大家業，這樣門勢，難道為一婦人丟了性命嗎？須要設個方法才好。哦，有了，我友包得廣有智謀，不如請來商量。」即命家人去請。

卻說這包得原是一個光棍，因巴結單武，傍虎作威，每在鄉中武斷唆訟，打條想方，搵人銀錢。今日聽得來請，即忙跑去。走到床前一看，故意大驚小怪的曰：「才幾日不見，公爺就病得這般模樣了？到底為何大事，何不說來，看小弟能效力否？」單武即將看見林氏思想成病之故，說了一遍。包得曰：「原來為這點小事！我怕是月裡嫦娥，天上仙子咧，況這貧家小婦！公爺放心，此事包在小弟身上！」單武曰：「依你又如何處置？」包得曰：「這事不難，他家貧寒，公爺既然看上，多破銀錢作聘，又說與他兒子保舉功名，定要應允。」單武曰：「既然如此，這事離不得你，今日即去。」包得曰：「今日不得去，我接應某人分家的呈詞，許我銀子兩錠，下午來拿，你莫打脫我的財喜。」單武曰：「此事做成，我重重謝你，稀罕這兩錠嗎？」包得曰：「公爺不知我家中現坐兩個債主，要望此銀開消。」單武知他心意，叫管家拿銀兩錠與他，「快去早回，免得我望。」包得接銀，又說：「我今日吃了兩杯早酒，頭重眼花，怕走不到。」單武叫人用轎抬去，包得方笑嘻嘻的告辭而去。洋洋得意來至封家門首，大喊：「封老爺會話！」可亭出來，拱手問曰：「閣下高姓？今日光臨，有何賜教？」包得上前賀喜曰：「我名包得，常在單公子家中辦事，有場天大富貴，今日特來研賀，看你拿甚麼謝我，好跟你說。」可亭曰：「富貴要讀書才有，豈有拿來研賀人嗎？你且說來，可從則從，可謝自然要謝。」包得曰：「你有個媳婦，前日清明可到萬花村看會麼？」可亭曰：「他夫妻已曾在萬花村上墳，又有啥子事談？」包得曰：「事非偶然。那日我公子亦在看會，得見令媳一面，回家思念成病。」可亭即忙說道：「我和你初次相會，凡事可言則言，不可則止，有傷體面。」包得曰：「有啥說不得？待我說完，老爺還要喜歡才是！因公子得病，欲接令媳為如夫人，情願多出銀子，事成之後。在他父前與令郎保舉功名。因此小弟特來造訪，老爺從否？」可亭曰：「我教你可言則言，不可則止，何必出此傷風敗俗之言！問老夫從與不從，真是自不知丑！」包得曰：「老爺何必作謙？只要應允，銀子二千八百都是有的，又與你兒保個功名，富貴兩得，那時莫說一個媳婦，就是十個八個也討得到！」可亭大怒，罵曰：「你在放屁！我乃仕宦之家，縱然貧寒，也不至賣媳求榮！今不看是初會，一陣趕狗棍打爛你的狗頭！」包得曰：「當真不嫁？日後不要追悔！」可亭曰：「你這狗材！還不與我快滾！」叫人拿棍子來，包得才走，心想：「今日有興而來，無興而歸，倘若把此事做成，定得大大一分謝禮。這老兒可惡，不惟不從，反出言辱罵，如何轉去回話？」想了一會，自己點頭說道：「哦，有了，封可亭呀，你今日恃強不嫁，要你日後送來，那時才知老包的手段！」遂到單家。單武忙問曰：「可說成麼？我怕你醉得回來不得了，把我眼睛都望穿矣！」包得曰：「我再走慢點，就回來不得了！」單武曰：「如何回來不得？」包得曰：「被他打死了，如何回來得！」單武曰：「到底是打喜，是不允咧？」包得曰：「可恨這老兒，一見我說就大罵起來，說他是官宦人家，不能賣媳求榮。我說多拿幾百銀子，他罵：『你公爺的銀子多，他父親有兩個美貌小姨，何不買來睡咧？』又說公爺『祖宗無德，生出這樣敗子，該是未曾教訓。』我說：『你為甚要罵我公爺？』他說：『莫講你公爺，就是你家大人我都要罵！叫人快拿棍子來，把狗奴打死！』」單武怒曰：「你不允罷了，為甚要罵我？豈與汝干休！包得，你快打個主意，把仇報了，我多拿些銀子謝你！」包得附耳曰：「如此如此，不但報仇，而且得親。」

各位，你說是個啥主意？原來此時有一李大，乃是公子官，因他父親在朝官高勢大，在皇上面前討了一個美缺命他去做，貪財無厭，搆計屬員，毒害良善。上司奈他不得，才奉書與他父親，說此方人民刁蠻，多有逆案，不如另調美缺。他父因此另調一缺，滿載而歸。來至江口，那夜來些強盜，逢人便殺，將李大殺死，銀錢貨物搶盡而散。他父痛子慘死，命天下各州府縣捉拿盜賊。潮州捉得兩名，供是搶李大人的，問他同黨姓名，至死不招，收卡候訊。包得進城把盜買活，教咬住封官兒同伙。

再說封官兒閉門讀書，侍奉父親。一日，可亭到親戚家去，忽來數十人，手執器械，將官兒一鏈鎖去，拉到官前。州官坐堂問曰：「膽大封官兒！為甚搶劫財貨，殺死官府？今見本州還不從實訴來！」官兒曰：「學生閉戶攻書，今日忽來幾十個公差，無緣無故把學生鎖拉進州，還望老父台作主。」官曰：「你在江口殺死李大，搶了銀子，還假裝不知嗎？左右與爺看刑侍候！」官兒聽得大驚，眼淚雙流，訴道：

跪法堂不由人珠淚滾滾，尊一聲大老爺細聽分明。

民先祖在平陽為官清正，老爹爹樂喜事隱居耕耘。

民自幼讀詩書品行端正，知法律與報應從未壞心。

每日裡在家中把親孝順，又怎能劫官府千里殺人？

「哼，你伙同盜賊在江口搶劫，殺死李大，今見本州還要強辯嗎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說搶殺是何人遞呈具稟？切不可聽虛言誣陷學生！

「膽大狗奴！還說本州誣你？左右帶盜來對質！」左右帶到，官問：「你說封官兒與你同謀劫殺，如今已到，有他無他，從實說來！」盜曰：「大老爺呀！我與他同盟合伙，劫官分贖。」

呀呀！

聽此言駭得我神魂不定，為甚麼說我是合伙同盟？

我平素未與他結有仇恨，難道說那盜賊這樣無情？

轉面來我問你尊名高姓？

「我叫把山虎李貴，難道你就認不得了？假啥子！」

為甚麼將搶案平白誣人？

「我與你劫李大人是盟過誓來的，難道你不認就把此案滾脫了嗎？」

這這這正是黑天冤活口咬定，渾身上生有口也辯不清！

真果是強盜心比狼更狠，眼睜睜將活人抬到死坑。

尊父台切不可把他話信，有幾個做強盜不壞良心？

犯了案怕受刑捕風捉影，拉空子來填槽皂白難分。

「狗奴！有人對質還要強辯？與爺重責四十！」

這一陣打得我兩腿血浸，痛得我猶如那亂箭穿心。

我本是讀書人宦家根本，焉能夠招盜案辱了先人？

「封官兒，本州勸你招了的好！」

大老爺叫民招民就招認，大老爺說民搶民就搶人。

諒必然大老爺親眼看定，才知道宦家子與盜同群。

「哼，狗奴！如此烈嘴，左右拿抬盒來裝起！」

這一陣受抬盒昏迷不醒，好一似閻王殿走了一巡。

這都是我前生做事過分，才有這黑天的冤枉纏身。

「有招無招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受不起苦毒刑情願招認，與盜賊劫官府一概是真。

還只望大老爺施番惻隱，須念民老年父莫斷後根。

封官兒招了，官命畫押丟卡。

再說封可亭尚在人家吃酒，忽見牧童來說：「家中出了禍事，把少主人拉去了！」可亭跌跌回來，忙問媳婦為著何事。林氏曰：「鎖起便走，不知何事。」可亭就要去看，林氏曰：「離州甚遠，喊乘轎子方才去得。」可亭喊人，個個說天黑了不願去。可亭一夜未睡，估眼望光，至天明乘轎進州，才知兒是被盜扳誣，已收在卡。忙到卡門對禁子說明，進卡一看，只見官兒項帶鏈繩，面目焦黑，只穿一層爛衣，喊道：「兒呀，痛殺我也！」父子抱頭大哭一場：

父：見我兒不由父心如刀絞，子：忍不住傷心淚只往下拋。

父：只望兒讀詩書龍門高跳，子：誰知道遭冤枉身坐監牢。

父：限只恨無良賊把兒扳咬，子：在法堂受苦刑已把供招。

父：兒就該對太爺好言哀告，子：任你辯任你講不聽分毫。

父：全不念宦家子另眼看照，子：不招供裝抬盒命喪陰曹。

父：呀兒呀！這都是父前生多把孽造，子：爹爹呀！都是兒不孝罪才把禍招。

父：怕的是丁封到罪問斬絞，子：可憐問父子情半路分拋！

父：捨不得我的兒讀書有造，子：都是兒在前生未把香燒。

父：捨不得我的兒有品有孝，子：爹爹呀！恕你兒未報答養育劬勞。

父：兒呀！可憐父髮蒼蒼年紀已老，子：爹爹呀！風前燭瓦上霜怎受飄搖？

父：兒呀！可憐父戰兢兢去把誰靠？子：爹爹呀！也只好夢寐間報答恩膏。

父：哭不盡父子情只把天叫，子：難捨我哀哀父血淚嚎啕！

父：兒呀！怕的是未歸家椿樹先倒，子：爹爹呀！切不可掛牽兒煩惱心焦。

父子哭得難分難捨，禁子忙來勸曰：「你們不要啼哭，既捨不得兒，就該拿銀把倉團了，免得受苦，慢慢設法打救，盡哭何益？」可亭收淚，說和監禮，那裡說得好？不要一千就要八百。可亭無奈，請友去說，也未說好。忽見包得走來，喊茶錢，曰：「原來是封老爺在此，幾時進州，有何貴幹？」其友將他子被盜扳誣丟卡，請團倉禮之故告知。包得問：「要多少？」其友回講：「二百銀子他還不依。」包得曰：「何用許多，此事我願幫忙。」說罷去了。不久進來，說道：「恭喜封老爺，講好了，只要四串錢，隨時拿去就是。」可亭只得道謝。其友曰：「當真包先生，公事辦得熟，一說即便好，錢又不多出，我們休誇很，看來實不如。」一揖而散。

可亭到卡去問，都說：「看包老爺的面，不然二百銀子是免不得的。」可亭又訪問盜扳之故，俱說不知，只得回家告與媳婦。可憐林氏哭得淚乾血出，便要進州去看。可亭曰：「媳婦年輕，出外拋頭露面，難免惹事生非。前日上墳遇著單武，還受了许多狗氣。我仔細想來，或者是包得串通盜賊咬扳，也未可知。」林氏曰：「公公之言不錯，定是單武見公不允親事，出錢買賊扳誣。公公須要打個主意，救出你兒才好。」可亭左右一想，無有計策。

次日，包得又在門外叫喊，可亭出外施禮。包得曰：「前日團倉，虧我去講，他總說本人應承二百銀子，我再三苦說，看我面上方才依允。我想老爺乃一子之家，忽遭此冤屈，有死無生，須要設個方法救出才好。但此案重大，非有大勢力、大門面之人到官前去替他辯白，不能得出。仔細想來，非我家公子不可。老爺何不將媳嫁他，他與官說，放你兒子出來。如若不允，你兒一死，媳婦還是嫁人。不若先嫁媳婦救出兒子，豈不兩全？我也是憐惜你，不然拿一千銀子我都不管。」可亭曰：「先生且退，待我與媳商量回話。」包得去了。

可亭回家，將此言告知林氏，且曰：「明明是單武謀娶，故買盜咬扳。」林氏聽得怒曰：「是這樣說，媳到上司去喊冤，說他謀夫奪妻！」可亭曰：「媳婦兒呀，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，恐你冤還未喊，夫就被他謀死了！事至於此，不如改嫁救夫，免斷封門宗祀。不然他將爾夫治死，那時樹倒鴉飛，雖欲不嫁而不可得。」林氏一聞此言，心如刀絞，想起夫妻恩愛與公公情分，不禁大哭道：

聽公言不由媳肝腸碎斷，這一陣好叫奴珠淚漣漣。

只說是奴的夫時運乖蹇，又誰知是狗子出錢買奸。

恨單武做的事理該天譴，活生生將奴夫身陷禁監。

「媳婦何必哭，你夫被狗子陷害，身坐卡中，要你嫁去才得回來，你到底嫁也不嫁？」

尊公公聽媳把苦情細談，未必然叫媳去忍恥從奸？

婦女家怕的是名節有玷，失了節辱父母又羞祖先。

況媳祖中狀元常把君伴，公的父平陽府又做清官。

難道媳宦家女反居下賤，常言道是良馬不響雙鞍。

媳情願死陰司絕他妄念，也免得失節操罵名永傳！

「媳婦全節固是正理，但把你夫害了。不如聽公相勸，改嫁救夫，雖然失節，卻能全孝，亦不愧於巾幗。」

這一陣把媳的心腸想爛，想不出好良方實在作難。

不嫁他奴的夫性命有險，嫁得來又失了節烈貞堅。

左一思右一想無有主見，望公公想妙計兩地保全。

「媳婦既要捨生全節，何不去到他家慢慢又打主意？」

聽此言提醒了夢中癡漢，一救夫二全節三報仇冤。

公明日對媒人許他姻眷，夫歸家奴出門雙雙交關。

合歡時用巧言把他來勸，殺狗子媳然後自刎歸泉。

「計策倒好，就是把媳害了。」

奴只要把丈夫救回家院，生死事媳早已丟在一邊！

只難捨美夫妻情長義遠，又難捨奴的夫志氣兒男。

蒙公公把媳婦當作女看，怨媳婦不能夠送老歸山。

媳婦去報了仇即把命短，做一個貞俠女萬古流傳。

翁媳正在哭訴，忽聽門外一人喊：「老伯伯！」可亭出問，方知是薛紙鳶。且說薛紙鳶自幼家貧孤苦，無計生活，可亭時常周濟，後入班子唱戲，已有十年未回。一日從封宅路過，想起可亭恩德，前來看望，正遇翁媳哭訴。聽知其情，即請可亭出外，施禮曰：「老伯還認得小子麼？」可亭曰：「老夫眼拙，一時難辨，願乞賜教。」紙鳶曰：「小子是薛紙鳶，當年曾蒙老伯提攜，得保身命。今在天全班唱戲，路過此處，特來拜訪。」可亭曰：「你如今長大，穿戴齊整，舉動斯文，老夫竟不能識矣。」即請進屋。紙鳶拜謝前恩，問及哭訴之由，可亭一一告知。紙鳶曰：「捨命救夫，其計雖好，但是害了令媳。小子倒有一計，可以兩全。」可亭請教，紙鳶曰：「像我們唱戲之人，多有不顧廉恥，惟小於不似別班，只以戲賣錢，不以身賣錢，勿限腳數，生旦兼唱，並不與人斟酒、開煙、唱曲、拜保爺、跟官長。今不若裝作令媳模樣，待他抬去，小子自有脫身之計。我去之後，老伯即收拾家資與子媳遠行，自無後患。」可亭曰：「若此豈不把先生屈了？」紙鳶曰：「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況受老伯深恩尚未報答，今藉此以報大德，受屈何妨？」

可亭即與林氏說明，翁媳大喜拜謝。林氏說到娘家藏隱。次日去會包得，說媳願改嫁，但家中遭禍銀錢用盡，要四百聘金，兒歸媳出，兩相交換。包得應允，來告單武，要六百聘金。單武大喜，拿銀六百送至封家，即刻進州見官，說封官兒是清白良民，從未出門，此是盜賊扳誣，求官釋放。官曰：「這案大了，況是當堂招認，卑職怎敢釋放？」單武無奈，只得請人去與官說。官要一千銀子，單武咬牙出了，官即提出官兒釋放回家。單武喊就吹手轎子、執事旗傘，隨著官兒前來迎親。這紙鳶早已裝好，與林氏一模一樣，高矮肥瘦，體態風姿，更比林氏美貌。將要出門，官兒進來一眼看見，哭曰：「呀，我的妻呀！你當真就嫁了嗎？叫為夫怎麼想得下去！」紙鳶恐其敗露，掩面假哭。可亭忙把官兒拉進。

包得命眾人拉進轎去，一擁而走。抬到單家，高點銀缸，拜完花燭，眾客齊來賀喜，都說：「好個美貌佳人！」其妻妾亦來道喜，見了紙鳶盡皆吐舌，說道：「無怪乎我那人用了許多心機，連寢食都廢了！這樣美色，天下又有幾個？使些銀子倒還值得。」將要坐席，門外火炮喧天，來了兩人，把報單書信取出：「請單大人道喜。」單武將報單一看，上寫：「恭報貴府大人單武，奉旨授四川保寧府正堂，即日上任。」又看書信，原來是他父的好友、現任本省藩台，與他把缺補好，喊他星夜進省到衙領憑，不然他明日卸任，遲必誤事。單武蹬足曰：「偏偏有此意外之事！我費了千辛萬苦接個夫人，尚未同宿，就要出門，如何是好？」眾客曰：「婚姻事小，功名事大，不如進省去領憑，回來才完花燭。夫妻會合期長，何必爭此一夕，失了機會？」單武忙叫發席，收拾行李。他有一妹，名曰玉娥，生得美貌，已有十六七歲，尚未字人。見得新人進門，即來倒茶奉菸，體態問寒，十分親熱。單武臨行，喊玉娥曰：「我今出門，無人陪你嫂嫂，為兄即囑托你，好心看待，陪他去睡，莫把他冷落了。」玉娥喜允曰：「哥哥放心，天大之事，都有妹子承任。」單武辭別新夫人與眾客而去。

再說紙鳶，起初原想黑夜逃走，今聽此言心中暗喜，先用甜言蜜語引動春心，後說邪詞淫話動其情慾，二人暗地竟成夫妻，即商量逃走。玉娥到次日將哥哥的金葉子盜了幾百張，又盜些銀子珠寶及價值之物數十件，到夜深時，各乘馬開後門而去。次早眾妾方知，個個喜笑，也不命人去趕。

過五六日，單武領了文憑回家，不見林氏，尋問妹妹也不見了，忙問眾妾。妾曰：「他二人此時不知走到那省去了，不怕你費盡機謀，傷天害理，只想佳人快樂，誰知反把快樂送與佳人，還找妹子哦！」單武即去清查，金葉珠寶一概無存，只有銀子失不多點，把足幾錠，仰面一跤，氣死在地。眾妾扶到床上，用薑湯來灌，半晌方醒，思前想後，好不後悔，於是痛哭一場：

想單武好失悔，於今成了罪中魁。

恨平日多把良心昧，倚父勢欺良壓善去為非。

有一次謀田產，誘人賭博把時背；

有一次為空言，逞氣把人性命追。

有幾回爭妓把銀費，害人傾家破產淚長揮；

有幾回酒醉使奸詭，害人父子兄弟各一堆。

上天已降罪，斷了香爐灰。

我尚執迷不悟，依然胡作亂為。

封官兒妻本美，是我一見魂魄飛。

用奸計買盜扳誣丟卡內，才央媒穿透與我效于飛。

誰知道他家弄了鬼，女使男裝抬進門來壞家規。

拐去我妹妹，財寶失大堆，眾妾都董嘴，妻子暗傷悲。

從今後叫我何顏去把親戚會？也只好戴個鬼臉出柴扉。

這是我惡貫滿盈深帶愧，神差鬼使自作自受怪得誰！

勸世人莫把天良廢，天眼恢恢報應速如雷。

貪淫好色終身累，謀人妻子罪有歸。

不信把我單武來比譬，折盡了好福澤、好勢耀、好財寶、好美缺，一時化成灰！

報應來時方失悔，活活氣死了人歛。

從此朝夕憂氣，忽然痰蒙心竅，時笑時哭，竟成癡呆，連妻妾都不能識認。眾妾見此情景，盜起銀錢貨物跟人逃走。他的父親聞子得疾，接到任上醫治。一日，命人帶至城外閒耍，走到橋上憑欄觀望，見水底影子嘻笑，以手相招，影子亦招，便說：「你要我下來嗎？」即躡身一跳。眾人聽得水響，方才曉得，急忙拉上，已無氣了。其父痛子死亡，想：「我偌大官職，連香煙都斷絕了。」心想再育，每與姬妾縱淫無度，誰知憂氣傷肝，數月即死於任上。其田產被族人瓜分，只留十畝與單武妻子養老，待他死後，歸清明會。

卻說包得得了單武銀子，到城內買一舖子，專於包攬詞訟，出入龜窩。一日，在城東某婦家睡覺，被婦人的姦夫殺死，兇手逃走。

薛紙鳶帶起玉娥走到別縣，將金寶兌換，買田造屋，居然巨富。封官兒回家，見了林氏大驚欲遁，可亭告知其由，命人挑起家資下船，三日到了林家。林氏父母已故，其兄收拾幾間房子，把妹子一家安頓。官兒從此發憤告讀，次年入學，聯捷成進士，為官清正。可亭活到九十餘歲，見兒孫頂戴滿堂，大笑而逝。